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五

新平州

知學

PDG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

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

見甚欵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入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喜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計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

用力下一本無之意二字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

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况所比较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開立議論畚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越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
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蕪收以見區區
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
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
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
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吞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錄一本送正淳皆勿
廣爲佳耳

答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
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

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爲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

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鄰

載馳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爲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蕓

遇人之不淑矣

淑善也三字合後在數矣字下

以上畧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桑

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畧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採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桑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生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爲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芣苢傳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裋曰擷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

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爲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揅也字書云揅整髻釵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

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

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幽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幽風勗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

畿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趣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緩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

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集注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牴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已之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

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

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

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

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合
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計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
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
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
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
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
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
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
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
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
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

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畧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